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论凝思的生活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论凝思的生活_下载链接1](#)

著者:[古希腊] 斐洛 著，石敏敏 译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论凝思的生活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斐洛是希腊化犹太教的代表人物，是沟通希腊哲学、犹太传统与早期基督教思想的典范。适合古希腊哲学研究者和爱好者阅读。32开平装，印刷装帧一般。这套两希文明译丛真不错，填补了国内空白。

价格实在，不错，质量很好

好书，，。。，。。。。，

冲丛书名买滴。不管怎么滴，买上几本也许会喜欢的书，这样的书不会很快再版。还没读，备战备荒吧。

买来没看，先放着，反正现在看也看不懂，而且我也不为什么要买。哈哈。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斐洛，帮室友买的。

够划算，够给力，够拥有，够期待

两希文明译丛，很好的一套书。

对两希文明的作品非常感兴趣，等的货终于到了。

好好好好好

凝思在其时变得不可能但异常迫切的一个选择

可以

??????

1112222222333

亚力山大的斐洛(约公元前20年—公元40年)是希腊化时期重要的犹太思想家，他的思想是联系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纽结。生活在当时各种文化宗教思潮汇集的大都市——亚历山大城，斐洛自身受过很好的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的教育。斐洛古犹太神秘主义哲学家，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犹太人宗教哲学的主要代表。其著作有：《论世界的创造》、《论赏罚》、《论牺牲献祭》、《论梦》等。斐洛企图融贯犹太神学和柏拉图以及斯多阿学派的哲学。他认为宗教的启示是最高的权威，希腊哲学中的精华都源出于它。他以寓言来解释圣经，认为宗教信条有字面的（表面的）意义和象征的（精神的）意义，宗教的启示以象征来表示，而哲学则用概念来表示，希腊哲学只是旧约中的完全真理的蒙昧的启示。他认为，神是超出世界之上的，神对世界的作用须通过中介，而“逻各斯” LOGOS 即柏拉图的理念或犹太教的天使，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介；神对逻各斯和逻各斯对世界的关系都是一种递减的流溢，如同火光从火堆中放射时越来越暗一样；人的灵魂是由上帝流溢的，因此它必定与上帝相象。斐洛关于“原罪”、“弃世”、“禁欲”、“灵魂得救”、“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成为基督教的基本道德原则。编辑本段 理论面对多元文化的挑战，作为犹太思想家，斐洛坚信自己的宗教是一种普世宗教；认为各种哲学之间有共同的思想基础，那就是来自上帝的真理；而许多希腊哲学思想在摩西五经中早已有所阐述，因此，借用希腊哲学观念和语言来向大众论述摩西五经是合理的，当时已经有许多人这样做。应该说，作品中对希腊哲学大量的精当使用：比如在《论〈创世记〉》正文第一部分“论摩西有关创世的叙述”（第三十一—四十三节）关于创世的第七天的讨论中，对数字七的讨论涉及新毕达哥拉斯主义以及雅典政治家梭伦、希波克拉底、柏拉图等人的思想；在论述上帝用尘土造人时（第四十六节以下），吸收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中的分有模仿说、亚里士多德的潜能和现实学说、斯多亚的世界主义和自然法思想，批判了伊壁鸠鲁的快乐学说（尽管有曲解），都表明了斐洛对其它文化的开放、出自内心的尊重、批判地接纳的态度。

自从中华民国建国二十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谈》的编者刊出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以来，很使老牌风月文豪摇头晃脑的高兴了一大阵，讲冷话的也有，说俏皮话的也有，连只会做“文探”的叭儿们也翘起了它尊贵的尾巴。但有趣的是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就谈风月罢，虽然仍旧不能正如尊意。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假如出一个“学而时习之”的试题，叫遗少和车夫来做八股，那做法就决定不一样。自然，车夫做的文章可以说是不通，是胡说，但这不通或胡说，就打破了遗少们的一统天下。古话里也有过：柳下惠看见糖水，说“可以养老”，盗跖见了，却道可以粘门闩。他们是弟兄，所见的又是同一的东西，想到的用法却有这天差地远。“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风雅之至，举手赞成。

。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我的谈风月也终于谈出了乱子来，不过也并非为了主张“杀人放火”。其实，以为“多谈风月”，就是“莫谈国事”的意思，是误解的。“漫谈国事”倒并不要紧，只是要“漫”，发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一些人物的鼻梁，因为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

从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种种的笔名了，一面固然为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骂读者们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然而这么一来，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而他们的嗅觉又没有和全体一同进化，至于看见一个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对我呜呜不已，有时简直连读者都被他们闹得莫名其妙了。现在就将当时所用的笔名，仍旧留在每篇之下，算是负着应负的责任。

还有一点和先前的编法不同的，是将刊登时被删改的文字大概补上去了，而且旁加黑点，以清眉目。这删改，是出于编辑或总编辑，还是出于官派的检查员的呢，现在已经无从辨别，但推想起来，改点句子，去些讳忌，文章却还能连接的处所，大约是出于编辑的，而胡乱删削，不管文气的接不接，语意的完不完的，便是钦定的文章。

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删之处，是留着空白，或加虚线，使读者能够知道的。中国的检查官却不许留空白，必须接起来，于是读者就看不见检查删削的痕迹，一切含糊和恍惚之点，都归在作者身上了。这一种办法，是比日本大有进步的，我现在提出来，以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

去年的整半年中，随时写一点，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又成一本了。当然，这不过是一些拉杂的文章，为“文学家”所不屑道。然而这样的文字，现在却也并不多，而且“拾荒”的人们，也还能从中检出东西来，我因此相信这书的暂时的生存，并且作为集印的缘故。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于上海记。

论凝思的生活

自由教育在于聆听最伟大的心智之间的对话。但这里我们遇到一个巨大的困难，及，这种对话不会在没有我们的帮助的情况下发生——事实上我们必须促成那种对话。最伟大的心智说出的是独白。我们必须把他们的独白转变为一种对话，把他们的“肩并肩/并排”转变为“一起”。最伟大的心智甚至在写作对话的时候说出的也是独白。在我们考察柏拉图对话的时候，我们观察到，在最高级的心智之间从来没有过对话：所有的柏拉图对话都是一个更高级的人和低于他的人之间的对话。柏拉图显然感觉到，一个人不可能写作两个最高级的人之间的对话。因此我们必须做某些最伟大的心智所不能做的事情。让我们直面这个困难——一个如此巨大以至于看起来把自由教育宣告为一桩荒唐事的困难。由于最伟大的心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相互抵触，故而，他们迫使我们裁判他们的独白；我们不能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说的话。另一方面，我们也只能注意到这点，即我们的能力不足以成为裁判。

这一事态被许多肤浅的幻象所隐蔽。无论如何，我们相信我们的观点比那些最伟大的心智的观点更优越，更高级——这要么是因为我们的观点是我们的时代的观点，而可以设想，比最伟大的心智的时代更为晚近我们的时代，也比他们的时代更优越；要不然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最伟大的心智从他们的观点出发都是正确的，但是，和他们声称的不一样，他们不绝对正确：我们知道不可能有唯一的(the)绝对真实的实质性的见解(substantive view)，只有绝对真实的形式性的见解(formal view)；那种形式性的观点在于这样一种洞见，即，一切整全性的见解都与某种特定的视角相关，或者说，所有整全性的见解都是相互排除的，没有一种可能是绝对真实的。那些对我们隐藏我们真正的处境的肤浅的幻象根本上是这样的（是这样一个幻象）：我们比，或者说我们可能比过去的最明智的人更明智。我们因此而受惑扮演（剧院）经理和驯狮人的角色，而不是专注而驯顺的聆听着的角色。然而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惊人的处境，这一处境是为这样一种必然所创造的，即，我们试图成为比专注而驯顺的聆听者，也即，裁判，更多的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能力成为裁判。就我而言，在我看来，这一处境的原因在于，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我们可以信赖的，绝对可靠/权威的传统，给我们权威的指导的nomos（法，规范），因为我们的直接的教师和教师的教师相信一个绝对理性的社会的可能性。这里我们每个人都被迫凭借他自己的力量来寻找他自己的方向

，无论它们是多么地有缺陷。

自由教育——与最伟大的心智的持续的神交——是一种在形式上最谦虚，更不用说最具人性的训练。它同时也是一种大胆的训练：它要求我们与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敌人的虚荣的嘈杂、鲁莽、无思(thoughtlessness)、廉价彻底决裂。它要求我们蕴含在把公认的见解仅仅视作意见，或把一般的意见视为至少和最奇怪的、最不流行的意见一样可能错误的极端的意见（的行为）中的那种大胆。自由教育是破除庸俗的解放。希腊人用一个美丽的词来表达“庸俗”；他们把它称作apeirokalia（粗鄙，粗俗），对美好的事物的经验的匮乏。自由教育为我们提供对美好事物的经验。

反乌托邦也是乌托邦

为了挽回乌托邦业已丧失的声誉，雅各比不遗余力地进行历史打捞。他对乌托邦事业的珍爱，合理地表现为对反乌托邦叙事的敌视。在他看来，反乌托邦主义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了一切乌托邦，令理想主义名声扫地，人类的想象日渐枯萎。

因此，他有意勾勒反乌托邦主义的历史轮廓，有意跟反乌托邦思想家论辩，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从奥威尔《1984》、扎米亚金的《我们》再到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波普尔、塔尔蒙、伯林、阿伦特……从文学到政治到思想各种历史形式的反乌托邦在此汇聚，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思想谱系。“我同他们之间没有争论；但是就他们的批判抹黑了所有的乌托邦思想而言，我表示异议。”

不知道雅各比的结论从何而来。反乌托邦主义者从没宣告过乌托邦的末日，也从未因乌托邦的终结而欢欣雀跃，他们只反对一种乌托邦，这种乌托邦随时会转向乌托邦的反面——极权主义，它才是乌托邦的真正敌人。在扎米亚京笔下的“联众国”中，想像力是不祥的病症；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庄园，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波普尔批判的“社会工程”与“历史决定论”，恰是唯理主义的后果，而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这种罪恶平庸至极，缺乏想像，怎是梦想中的人类境况？奥威尔们批判的绝非真正的乌托邦，而是驾乌托邦之名行不义之事的伪乌托邦。他们警告我们，乌托邦有演变成伪乌托邦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根植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深藏于神秘莫测的人性之中。

反乌托邦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告诉我们，需要以人性的代价换取的理想，绝非真正的理想。这种代价，毁灭的是人性，湮没的是理想。他们反乌托邦的初衷，恰恰是为个体、想像与自由留出更多的空间，为乌托邦的新生创造条件。反乌托邦也是乌托邦，那么究竟谁终结了乌托邦？是谁让我们告别希望，唾弃神圣？

谁是乌托邦的真正敌人

不必讳言，雅各比有意回避了乌托邦的真正敌人：后现代主义。熟悉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欧陆哲学的人都应清楚，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想，实质上已构成了对乌托邦的最重大打击。雅各比在此避重就轻，不仅有损该作的全面与客观，而且也有人怀疑他学术上的诚实。

乌托邦是宏大叙事，作为宗教后启蒙时代的产物，那种继承过来的普世性冲动，难免对文化多元的现代理念形成挑战。在卡尔·贝克尔看来，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与其说是引领潮流的哲学家，不如说是新天国中的牧师。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伯林对启蒙主义的批判、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质疑都是合理的，并且是有限度的。他们决非恶意颠覆而意在良性修缮。

相较而言，后现代主义才是乌托邦的真正敌手。詹姆逊说：“反乌托邦迎合了后现代主义，至少迎合了对高度现代主义本身所作的毫不宽容的后现代批判，即认为它是压迫性的、总体化的、男性中心的和权力主义的，带有某种更极端的、非人性的傲慢，比柏克对同代得雅各宾派所能设想的特征更甚。”

德里达的解构以此为甚。其对乌托邦的瓦解最终深入语言层面，以语言符号意义的不确定来打击任何意义上的确定性。他不承认任何的自明价值，任何的是非曲直，在他的解构武器面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相较于伯林的多元论，这种价值相对论破坏性的力量大的惊人，也大得可怕。

从身份、性别到地缘、阶级，直到文本和语言，后现代主义对乌托邦的打击，不像是拳击场上的公平竞争，倒更似群群白蚁在无声地侵蚀大厦的地基，使其瞬间应声而倒。后现代主义不相信乌托邦，也不相信希望与未来。一切乌托邦都是意识形态，一切同一性

都是现代神话。人类的未来受人操控，明天之我是否还是曾经的我，悬而未决。幽暗深处，赫拉克利特在苏醒，在任何时代，苏格拉底都要遇到对手。后现代批判之后不会产生反乌托邦，只会导致“无托邦”。雅各比不可能不知道德里达、利奥塔、福柯，但对他们连轻描淡写的回应都没有，实在不应该。既然能把自由主义的论域清理得那么清晰，把犹太反偶像乌托邦资源论述的那样详细，为什么就不能认真对待下后哲学文化对普遍性的攻击呢？因为它的一切乌托邦叙事的根本前提。雅各比的言说令人困惑，不过，有关他对后现代的态度并非缺乏证据，他在字里行间显示了某种可能。其实，雅各比德里达所用的语调非常相似。他引用摩西·赫斯的话：“我们处于流放中的犹太人，没有权力计划未来，因为救世主有可能倏忽即至。”他自己也认定，新的乌托邦需要用心灵和耳朵去靠近，“就像靠近上帝那样”。德里达同样喜欢这样讲话，在《友爱政治学》中宣称，解构之后的“正义”总是“处于

《梵语文学读本》选读的都是梵语文学中的一些经典性作品。《薄伽梵歌》出自史诗《摩诃婆罗多》，是印度古代最著名的一部宗教哲学长诗。佛教诗人马鸣的《佛所行赞》是古典梵语叙事诗的早期典范作品。迦梨陀娑是享有最高声誉的古典梵语诗人。我们选读了他的抒情诗集《时令之环》、叙事诗《罗怙世系》和《鸠摩罗出世》。其中的《罗怙世系》可以说是学习梵语的必读书目。胜天的《牧童歌》是古典梵语抒情诗的晚期优秀作品。以上都是诗体作品。波那的《戒日王传》则是一部散文叙事作品。

《梵语文学读本》选读的都是梵语文学中的一些经典性作品。《薄伽梵歌》出自史诗《摩诃婆罗多》，是印度古代最著名的一部宗教哲学长诗。佛教诗人马鸣的《佛所行赞》是古典梵语叙事诗的早期典范作品。迦梨陀娑是享有最高声誉的古典梵语诗人。我们选读了他的抒情诗集《时令之环》、叙事诗《罗怙世系》和《鸠摩罗出世》。其中的《罗怙世系》可以说是学习梵语的必读书目。胜天的《牧童歌》是古典梵语抒情诗的晚期优秀作品。以上都是诗体作品。波那的《戒日王传》则是一部散文叙事作品。

《梵语文学读本》选读的都是梵语文学中的一些经典性作品。《薄伽梵歌》出自史诗《摩诃婆罗多》，是印度古代最著名的一部宗教哲学长诗。佛教诗人马鸣的《佛所行赞》是古典梵语叙事诗的早期典范作品。迦梨陀娑是享有最高声誉的古典梵语诗人。我们选读了他的抒情诗集《时令之环》、叙事诗《罗怙世系》和《鸠摩罗出世》。其中的《罗怙世系》可以说是学习梵语的必读书目。胜天的《牧童歌》是古典梵语抒情诗的晚期优秀作品。以上都是诗体作品。波那的《戒日王传》则是一部散文叙事作品。

《梵语文学读本》选读的都是梵语文学中的一些经典性作品。《薄伽梵歌》出自史诗《摩诃婆罗多》，是印度古代最著名的一部宗教哲学长诗。佛教诗人马鸣的《佛所行赞》是古典梵语叙事诗的早期典范作品。迦梨陀娑是享有最高声誉的古典梵语诗人。我们选读了他的抒情诗集《时令之环》、叙事诗《罗怙世系》和《鸠摩罗出世》。其中的《罗怙世系》可以说是学习梵语的必读书目。胜天的《牧童歌》是古典梵语抒情诗的晚期优秀作品。以上都是诗体作品。波那的《戒日王传》则是一部散文叙事作品。

《梵语文学读本》选读的都是梵语文学中的一些经典性作品。《薄伽梵歌》出自史诗《摩诃婆罗多》，是印度古代最著名的一部宗教哲学长诗。佛教诗人马鸣的《佛所行赞》是古典梵语叙事诗的早期典范作品。迦梨陀娑是享有最高声誉的古典梵语诗人。我们选读了他的抒情诗集《时令之环》、叙事诗《罗怙世系》和《鸠摩罗出世》。其中的《罗怙世系》可以说是学习梵语的必读书目。胜天的《牧童歌》是古典梵语抒情诗的晚期优秀作品。以上都是诗体作品。波那的《戒日王传》则是一部散文叙事作品。

《梵语文学读本》选读的都是梵语文学中的一些经典性作品。《薄伽梵歌》出自史诗《摩诃婆罗多》，是印度古代最著名的一部宗教哲学长诗。佛教诗人马鸣的《佛所行赞》是古典梵语叙事诗的早期典范作品。迦梨陀娑是享有最高声誉的古典梵语诗人。我们选读了他的抒情诗集《时令之环》、叙事诗《罗怙世系》和《鸠摩罗出世》。其中的《罗怙世系》可以说是学习梵语的必读书目。胜天的《牧童歌》是古典梵语抒情诗的晚期优秀作品。以上都是诗体作品。波那的《戒日王传》则是一部散文叙事作品。

《梵语文学读本》选读的都是梵语文学中的一些经典性作品。《薄伽梵歌》出自史诗《摩诃婆罗多》，是印度古代最著名的一部宗教哲学长诗。佛教诗人马鸣的《佛所行赞》

是古典梵语叙事诗的早期典范作品。迦梨陀娑是享有最高声誉的古典梵语诗人。我们选读了他的抒情诗集《时令之环》、叙事诗《罗怙世系》和《鸠摩罗出世》。其中的《罗怙世系》可以说是学习梵语的必读书目。胜天的《牧童歌》是古典梵语抒情诗的晚期优秀作品。以上都是诗体作品。波那的《戒日王传》则是一部散文叙事作品。

《梵语文学读本》选读的都是梵语文学中的一些经典性作品。《薄伽梵歌》出自史诗《摩诃婆罗多》，是印度古代最著名的一部宗教哲学长诗。佛教诗人马鸣的《佛所行赞》是古典梵语叙事诗的早期典范作品。迦梨陀娑是享有最高声誉的古典梵语诗人。我们选读了他的抒情诗集《时令之环》、叙事诗《罗怙世系》和《鸠摩罗出世》。其中的《罗怙世系》可以说是学习梵语的必读书目。胜天的《牧童歌》是古典梵语抒情诗的晚期优秀作品。以上都是诗体作品。波那的《戒日王传》则是一部散文叙事作品。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论凝思的生活_下载链接1](#)

书评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论凝思的生活_下载链接1](#)